

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
怎么会让我们热泪盈眶？
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
为什么让我们荡气回肠？

蓝衣社碎片

丁三著

→《当代》书丛

人民文学出版社

蓝衣社碎片

丁三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衣社碎片/丁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6

(《当代》书丛)

ISBN 7-02-004232-5

I. 蓝… II. 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2395 号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王景林

蓝衣社碎片

Lan Yi She Sui Pian

丁 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500

ISBN 7-02-004232-5/I·3213

定价 23.00 元

我的蓝衣社(自序)

丁 三

我是在通俗文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小时候读《故事会》、《今古传奇》、《童话大王》，略大一点，是金庸先生的小说。以《笑傲江湖》为例，15年里，我前后读了几十遍。它不仅一次次让我感受着汉语的优美，起承转合的严谨，人物形象的鲜明单纯，而且影响了我的个性和情趣。

《蓝衣社碎片》也起于通俗文学。它从潜伏在我心里长达十几年的，我老家渔村的一些旧事、传说开始。正如所有乡下孩子都喜欢“聚义”故事、秘密组织一样，“口头文学”是这本书的发酵池。

然而仅仅有传说是不够的。在我27岁的那个夏天，因为一些特殊的机缘，我知道它不仅是“传说”，更是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是“真实”。特别重要的是，浮动在这段历史里的一群青年，使我有恍若隔世的亲切。在长达18个月的写作时间里，不断浮现在我脑海的，是这些亲切的名字。

我过去的十年是凄苦而暗淡的。所结交的第一个难忘的朋友，是一个叫“小卓”的人，他比我小两岁。历史上的福建，是个没有多少田地、收成的贫瘠之地，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吃番薯长大，但奇怪的是，这里的汉语气息，却是古典的、温和的、优美的。小卓就是我的第一个“文友”。

“文友”是自己冠以的名词。当时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贫寒的状况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在离福州大约 100 多里的一个小县城读书，每周也只有 10 元钱的生活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无比困苦，但他还坚持写诗。

我们大约每半个月见一次面，大多是我去那个县城。到达县城，往往是傍晚时分，夕阳斜斜地照进他与人合租的那间小屋，墙角都是啤酒瓶子。都是好酒的人，我们有时赊账，有时借钱，总能张罗出足够的啤酒。

印象里的小卓，总是紧紧地抿着嘴唇，倾听我谈一篇篇时兴的小说。我们处在讲时髦的年龄，“先锋”、“新写实”乃至“寻根”都让我们心动。然而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上北京去了，小卓也从军了。

我们从此很少联系，我也不再谈文学了。当生意人，“发财”，是我此后许多年的主要向往。文字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它不能影响生活的任何一个局部。这时，在北京，我认识了老苗。

老苗是我的兄长，至今仍是我敬重的朋友。然而，当时我们的交往是格格不入的。我身上有深重的流民气息，经常借钱不还，对许多发了小财或小有功名者，时常抱以自欺欺人的蔑视。但老苗却严谨务实，重信然诺，并且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深入宏大。

就是在这样的对立里，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居然维系至今，长达十几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自然，勿须讳言，他亲切和宽容的风格，在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着我。

在北京当流民几年后，我回到福州，开始了商业生活。与我一起做事的，先后有十几个青年。这时我开始尖锐暴戾。但那些出身苦寒的人，却无一例外地让着我。我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文良兵，我一度的秘书大王，我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小迟更是

如此。

我们一同在凄苦里做着发财梦，度过了几个最冷的冬天。我们几次险些真要发财了，但最后总是失之交臂。一个有深重流民风格的人领着一群诚实刻苦的人做事，其下场大抵就是这样。

做了四年多的生意后，我仍然一事无成。2001年3月，再一次到北京时，我终于心灰意懒地承认，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回去后我解散了公司。几个月后，当我打算开始写《蓝衣社碎片》时，我的这些朋友，他们的性情、风格、人品乃至形貌，也使我加深了对《蓝衣社碎片》一个个主要人物的理解。

我从他们(包括我自己)身上看到了腾杰、贺衷寒、康泽、刘健群，也看到了戴笠、桂永清等人。如果说过往的时间和历史可以湮灭，那么，一个个青年共同的、相似的命运，却是恒久的。从历史里我们能看到自己，反过来也是这样。

因此，《蓝衣社碎片》是写给向往过大时代、大成就的青年的。

在《蓝衣社碎片》行将出版的前夕，感谢我的恩师王金石先生。15年来，他一直激发着我对汉语的热爱，并关心着我的前途。感谢我的未婚妻程铭，她一直陪伴我度过写作的18个月，并照料我的生活。最后，特别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周昌义先生，在我把未成稿投给他9天以后，他就打来了热情洋溢的电话，使我决心把它写下去。此后一年多的写作和修改，在很深的层次上更可以说，这本书其实是我和他“共同创作”的结果。

2003年3月22日下午于福州

目 录

我的蓝衣社(自序)	1
第一章 复兴社特务	1
第二章 浪起东洋	11
第三章 泪洒南京	26
第四章 九月歃血	42
第五章 雪落无声	69
第六章 蓝衣社之春	89
第七章 廉政风暴	111
第八章 蓝衣社之魂	138
第九章 复兴狂飙	164
第十章 第二期革命	192
第十一章 别动队	211
第十二章 文化学会	236
第十三章 朝天宫	257
第十四章 淞沪鲜血	272
第十五章 庐山寒秋	299
第十六章 华北溃退	317
第十七章 回光返照	343
第十八章 暮气沉沉	363



第十九章 西线惊变·····	385
第二十章 安魂曲·····	414
关于《蓝衣社碎片》(后记) ·····	441

第一章 复兴社特务

—

在纷纭、浩荡的变革年月中，在一个人独处的读书日子里，总有数不清的情绪和旧事，出现在自己的心间。2001年晚春到来的时候，我和未婚妻，开始了与外界隔绝的生活。3月，我们终止了那家小小的，生意一直冷清的公司。结算账目、清理债务、封存历年遗留的商业文件……整整忙乱了近半个月。当办公室一片狼藉后，我不无苦涩地对未婚妻说，我们要过“一对住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日子了。

到这时，我们几乎都毫无积蓄。而“城里人”的日子非常具体，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钱。“当乡下人”，对以后的日子，我们只能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的计划。

4月，我们开始租住在一套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一处修建于80年代初的灰色宅子，已经略显旧败。交付了押金和租金，领到房门钥匙后，琐碎的日子就开始了。

同时，平静的，读书喝茶下棋聊天的日子也开始了。我们不接待客人，不写信，不看电视，每个晚上都散步，采购大量的书籍。读书之外，每晚必定下三盘象棋。我们还从储藏间里找到了一套旧茶具，然后沿着一条大街逛茶庄，精心地挑选着茶叶。惟一不让人满意的，就是她每晚都要无数次地赖棋。

虽然是 80 年代的房子,但这里的采光很好。我在灰色阳台上晒着太阳,同时读书。这些日子,每两天我就能读完一本书。

这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之一。但这种悠闲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几个月没有一点收入的日子。不久后,为节省房租,我们搬到了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小公寓。这里没有空调,社区里也没有书店、茶馆、朋友,附近没有大学。换言之,我们所习惯的夏天在这里一点都看不到。

买书、读书,却仍然坚持着。

我们和纷纭的外界隔绝着。但在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和往事,却不断被激发。读书喝茶之外,我还在讲述。倾听我讲述的只有未婚妻。事实上 2001 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对她讲述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出生之地。

我生长在福建沿海的那个小渔村边。到 2001 年,那里生活着 3000 居民。王姓、阮姓、李姓、林姓是主要的居民构成。其中,几乎七成的居民都姓林。

村庄依据相对的姓氏、地形,分成了“东头”、“东沃”、“西沃”这样一些自然村。以东头林姓为例,它又分成“埕头”、“鰲下”、“埕里”、“长房里”等几个宗族聚居地。富有趣味的是,每一房的划分一般都以 50 家为界限。是自然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外来的或行政的区分,让他们这么确定自己的亲族范围。

由于我的许多位密友都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师,我自己也读过海德格尔的《空间、居所、建筑》,因此,我比较注意讲述村庄的建筑。村里最重要的建筑有三个,分别是村小所在的祠堂,在后山山腰的土地庙,村委会所在的一个村民俱乐部。它们分别修建于公元 1800 年前后、公元 1900 年前后和 1954 年。这些破旧的建筑,折射了一个村庄 200 年的变迁。

然后,比较次要的建筑是一片接一片的民居,民居中最重要的是王姓的“王家大厝”。这是一个三进开间,有一些精致处的大厝,包括正厅、花厅、厢房、天井。正厅的一副刻在门柱上的对联,上联是“开闽第一家”。这是纪念所有福建王姓的先祖。那是一个叫王审知的河南人,在公元 885 年带领他的族人、士兵,使福建真正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后来他被封为“闽王”。

王家大厝和土地庙一样,在 1900 年前后建成。当初修建王家大厝的毫无疑问是一个乡绅。但在我出生以前很久,在大厝里居住的就都是最普通的农民,并且每个家庭都只有两三间小屋。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兄弟的殴斗、妯娌的闲话,在每间小屋都能见到。

王家大厝最低矮、向北的两间小屋,和蒙昧、热闹的王家大厝隔绝开来。那里住的是一个村庄里最特殊的居民,他从来不介入别人的是非。他还是王家大厝原先惟一的主人,但几十年了,他赖以栖身的就是那两间小屋。

他叫王天容,是村庄里毛笔字写得最好,惟一上过省城大学堂的老人。同时,他还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是村庄里惟一的地主,原来“军统局”的特务。

讲述到王天容时,一些很模糊破碎的早年印记,在我的脑海里被隐约唤醒了。许多年来,我一直淡忘了这个人,但事实上,我对他并不陌生。对一个原来的地主、“特务”,乡村总有很多“村史野话”,我就在这些闲话里长大。此外,我在村庄度过自己的幼年时,也每天清晨都看见他佝偻着身子,走过几条小街到我叔父的豆腐作坊来买豆浆。

他和我祖父年龄相当,出生在 1915 年前后。到我记事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我恍惚记得,他的身体异常瘦小,腰弯得像

一只大虾，头发一直是全白的。这又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老人，春秋两季总是穿一身浅色的乡下休闲服。我十几岁时，父亲还对我谈起过他。父亲告诉我，他是乌石山师范学校毕业的，那是福建最早也最著名的近代化学堂之一，几十年间，全县被该校录取的人数只有 13 人。

王天容在二十三岁时，就回到了我们村庄所在的小镇，从此，他教书，为人写对联，当校长，是受人尊敬的“天容先生”。他还经常搭乘一条乌篷船到省城，开会，买书，或者和一些三教九流的人谈一些“国事”。土改划成分之前，他家的年收田租是 250 担稻谷，这是凋敝乡村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但他也是乡间公认的一个“好人”。据说他从不逼交田租，有时还救助佃农。他的后半生，田土房屋被瓜分一空，却更加安分守己，处处息事宁人。他犹如一颗乡下的草籽，短暂地被风吹到城里，又被吹回，并终老于故土。

这样一个和善的“先生”，会是令人憎恨的特务吗？

于是，这天晚上，我拨通了几个电话，询问一些相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给我的一个堂叔公。他长期是我们的村长，但落选成普通村民后，对许多事物都很有牢骚。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此非常热心地修续族谱，重修祠堂。他对村庄的各种掌故很熟悉。他先是奇怪于我这个电话。因为，那个村上惟一的地主，最早的近代化先生，已经在大约 10 年前去世了。这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想大发其财的年代，谁会对那样的老古董感兴趣呢？

可能是高兴于我问候了他的原因，堂叔公耐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是民兵连长，曾无数次讯问批斗过王天容。王天容自己也交代过，他是军统局的人。他是在 1935 年夏天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因此，对他的“结论”不会错。

堂叔公说话的口吻还是村长的。我知道他是一个说话负责的人，我不怀疑他的话。但更大的疑问却在这里产生了。

凭借我不多的民国知识，我仍然知道，军统局是国民党的“武汉陪都”时期组建的，时间应该是1938年左右。那么，王天容怎么可能在1935年加入军统？

第二个电话给了我父亲。他和王天容小有交情，知道更多的根底。父亲听完我的疑问后，只是意味深长地说，王天容是他比较敬重的一个长辈，人品、学问都挑不出什么毛病。而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审问者要什么结果，被审问者都会回答“是”。因此，所谓的交代，很可能是人家问：“你是不是1935年加入军统的？”而他就回答，是的。

我认同了这个说法。我点燃了一支烟，打算吸过烟后就去洗澡。但父亲的电话一会儿就来了，他语气很不肯定地说：“想起来了，他当时入的好像不直接是军统，入的是一个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叫‘光复会’的组织。”

王天容不可能加入过光复会。这个团体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有了。1904年，后来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了这个人员不到300的秘密会社。但它从未流传到外地去。而且，辛亥“光复”后它就不存在了。

我几乎要挂掉电话了。但幸好我随即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复兴社？”

父亲却立即以少见的欢畅回答了一句，“是的，是！天容先生自己就对我说过，谁去记得这个呀。是是，就是复兴社。”

二

复兴社，我就有隐约的印象了。10年前，我在福建省图书

馆自学时，曾经接触过一两份相关资料。资料的行文都很简短，一般不过三四页，但都提到这个组织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同时，它还是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

这些字眼潜伏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偶尔阅读的一些史料、传记，乃至小说，也不断证实复兴社的这个性质。比如一个简明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在“1950年”一条里，提到人民中国对旧社会、旧人物进行的“镇反”。1950年，破旧迎新、百废待举，但无数“封建会道门、土匪、特务”仍然活跃。为此，在土地改革之外，新中国发起了这个规模巨大的专政运动，几十万封建余孽、反动分子被绑上刑场。其中许多人的罪名就是“复兴社、三青团潜伏特务”。

这些资料谈到复兴社时，都只是顺带一笔。但，复兴社和三青团有特殊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特务组织”等印象，却不断加深了。三青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民国的教书先生或高中以上毕业生。这样，王天容先是作为一个省城的大学生，后来作为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他加入这个三青团的“前身”，就没什么好意外的了。

但疑问却在继续扩大。既然如此，作为三青团前身的复兴社是怎么回事？从字面上看，它不是一个党团，而是社团。在蒙昧的民国，城市是一个个生活的孤岛，但社团却多如牛毛。区的一个社团，它怎么能够成为三青团的前身？

还有，王天容是怎么加入复兴社的？复兴社有怎样的秘密活动，以致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复兴社和军统局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教科书以及书店里所有的历史书籍，对它都讳莫如深？

这些疑问斑驳地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

2001年的夏天是闲适的。既然无事可做,读一些书也是好的。当晚,我没有摆下棋盘,也没有继续讲述,而是换上了轻松的睡衣,非常认真地泡了一壶茶。然后,我开始阅读一些民国的相关史料。

我的阅读从书架上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开始。这些书都是我从旧书摊上“淘货”得来的,但总是翻阅过目录后,就让它躲进书柜的角落去蒙受灰尘。这些年,各级政协都设立了一个“文史委员会”,编撰刊物以发表政协委员们的回忆文字。特别是80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大批原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从战犯、历史罪人变成政协委员。他们在这个时期一般都已步入风烛残年,一生的荣耀、落寞、沉浮、酸楚,也就化作各种回忆文章的字句。

《文史资料选辑》的大量文字,由于“亲历”、“回忆”的性质,不仅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更隐藏着一个个昔日大人物的面貌、思考和命运。它是“历史的影集”。透过它们,一些历史细节,乃至被湮没的重大事实,“真相”,都得以流传。

它也记载、留传着一个极端秘密,到今天已鲜为人知,但躯体庞大、曾经权倾一时的组织,复兴社。这个晚上,翻开第一本《文史资料选辑》,我就读到了一个原复兴社成员的回忆文字。他的名字是龙步云,所撰写的史料,标题是《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湖南人,职业军人,正宗黄埔出身。在达官显贵多如牛毛的南京,他只是区区的一名校官。他在复兴社内的地位也不高,只能算是中层骨干。但他称,自己长期在“复兴社总社”担任“组织处助理干事”,因此得以预闻许多“内幕”。

几乎从一开始,这些“内幕”就激起了我巨大的兴趣。他先是言语确凿、如数家珍地谈到,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初,解体于1938年春夏,历时6年有余。它以“民主集权”、“书记负

责”为原则，下设7个处。这7个处中，书记、组织、宣传、总务四处，大多数民间社团也都设立，并没有什么特异；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另外的3个处，分别是军事、特务、训练。

军事处？特务处？训练处？这丝毫不像一个几杯清茶、一群文人、长袍马褂，谈些问题也谈点主义的“社团”。它可能是一个半军事半特务组织。

接着，这个前复兴社骨干谈到了自己的一群上级，也就是复兴社的一些大人物。龙步云用的字眼都带着浓厚的黑社会色彩。比如复兴社的四大“台柱”，被他称为“四大金刚”。又比如“十三太保”指的是它的魁首群体。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丝疑惑：难道复兴社是一个黑道组织？

在龙蛇混杂的民国，黑社会作为一股力量也时常登堂入室。那么，这代表着“复兴社”面貌的“四大金刚”、“十三太保”，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人？

遗憾的是，这份史料只列举了几个很陌生的“台柱”、魁首的名字。

历史的灵魂是人物。大人物的个人命运更贯穿、折射、反映着一个组织的大致命运。正是这些个体使历史鲜活丰富了起来。在《中华复兴社内幕》之后的另一份史料里，我发现了复兴社“四大金刚”中的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戴笠。

戴笠这个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大名鼎鼎。他参与了民国众多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量的文艺作品、教科书都还有他的形象和名字。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

于成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曾控制了无数的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在另一份史料的开篇就写道：“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 53 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

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下，被掩盖的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仅凭这一点，复兴社就肯定深重地，虽然是隐蔽地影响过中国现代史。那么，为什么不过几十年它就几近湮没，在公开出版物里，在民间口头上，都仅仅留有雪泥鸿爪呢？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似乎是在告诉我，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在其十七八岁，还是乌石山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了军统局的基层人员。

但比起王天容，更让我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就这样，因为不可遏制的疑惑与好奇，从一个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芥末之微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蓝衣社。

三

这一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涉及复兴社的史料。